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陝西通志卷九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廬遂

謄錄監生臣徐錫福

欽定四庫全書

陝西通志卷九十一

藝文七

碑

記

西嶽華山廟碑

延熹八年

漢

闕名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華謂之西嶽春秋傳曰山嶽則配天乾坤定位山澤通氣雲行雨施賦成萬物易之義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所生殖也功加於民祀以報之禮記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

焉自三五迭興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是以唐虞疇咨四嶽五歲一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柴祭燔燎夏商則未聞所損益周監於二代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亦有事於方嶽祀以圭璧樂奏六歌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祀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思登假之道巡省五嶽禋祀豐備故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仙殿門曰望仙門中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

一禱而二祠後不承前至於亡新寢用丘墟迄今垣趾
營兆猶存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
以歲時往祠其有風旱禱請祈求靡不報應自是以來
百有餘年有事西巡輒過亨祭然其所立碑石刻紀時
事文字磨滅莫能存識延熹四年七月甲子弘農太守
安國亭侯汝南袁逢掌華嶽之正位應古制修廢起頓
閱其若茲深達和民事神之義精通誠至約祭之福乃
按經傳所載原本所由銘勒斯石垂之於後其辭曰巖

巖西嶽峻極穹蒼奄有河朔遂荒華陽觸石興雲雨我
農桑資糧品物亦相瑤光崇冠二州古曰離梁馮于幽
岐文武克昌天子展儀巡狩省方玉帛之贄禮與岱亢六
樂之變舞以致康在漢中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守是秩
是望侯惟安國兼命斯章尊修靈基肅共壇場明德惟
馨神歆其芳遏攘凶札擎斂吉祥歲其有年民說無疆

西嶽華山亭碑

衛覲

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子名曰咸池季冬己巳弘農太守

河南樊府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祀西嶽至
尊詔書奉祠躬親自往省從勞謙即事有漸散齊華亭
齊堂逼窄郡縣官屬清齊無處尊卑錯綜精誠不固畏
天之威逢斯痺怒時雨不興甘澍不布念存黔首懼譏
曠素於是與令已郡胸臆先讜公謀圖議繕故斷度櫺
廊立室異處左右趣之莫不競慕二年正月己卯興就
既成有元休嘉啟寤各得竭情福祿是顧刻茲碑號吏
卒俠路其辭曰巖巖西嶽五鎮次宗序德之尊太華優

隆皇帝永思祀典孔明高神宵宴圭璧贄通赫赫在上
以畜萬邦惟嶽降神實生羣公卿士百辟績業攸蒙帝
命不違歲事報功羣后命卿散齊外亭敬恭明祀以奉
皇靈處所逼窄窳有聲神樂其靜脩翬無形尊卑有
序潔心致誠因繕舊室整頓端平在其板屋孰不加精
天人同道萬祚來迎既受帝祉延於後生為龍為光顯
又王庭為公為侯福祿來成刻石紀號永享利貞

修西嶽廟碑

樊毅

山經曰太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
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其能興雲雨產萬
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歷數親自巡
省設五鼎之奠柴燎煙致敬神祇又用昭明百穀繁殖
黎民時雍鳥獸率舞鳳凰來儀暨夏殷周末之有改也
其德休明則有禎祥荒淫臊穢篤災必降秦違其典璧
遺鄠池二世以亡高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奕世
克昌亡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彗掃頑凶更率舊

章敢用元牡牲牷必充天惟純祐萬國以康光和二年
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
承考讓國家於河南究職州郡辟公府除防東長中都
令誅強競撫瘠民二鄙以清命守斯邦威隆秋霜恩踰
冬日景化既宣猶復夕惕惟窺祿之報順民之則孟冬十
月齊祀西嶽以傳舍窄狹不足處尊卑廟舍舊久牆屋
傾亞世室不修春秋作譏特部行事荀班與縣令先讜
以漸補治設中外館圖珍奇畫怪獸嶽瀆之精所出禎

秀役不干時而功已著暫勞久逸神永有憑自古太山
邱邑猶存五嶽同尊哀此勤民獨不賴福乃上復十里
內工商農賦克厭帝心嘉瑞仍畲風雨應起濺潤品物
君舉必書况乃盛德惠及神人可無述焉於是功曹郭
敏主簿魏襲戶曹史許禮等遂刊元石銘勒鴻勛垂曜
含靈軫存有識其詞曰二儀剖判清濁始分陽凝成
山陰積為川泰氣摧否洪波汜臻堯命伯禹決江開汶
川靈既定恩覆兆民乃開祀典辨於羣臣因瀆祭地嶽

以配天世主遵循永享歷年赤銳煌煌受茲介福京夏
密清殊俗賓服令問不違可謂至德德音孔昭實惟我
后出自中興大漢之舅本支惟百延慶長久俾守西嶽
達奉神祀改傳飾廟靈有攸濟降瑞會祚景風凱悌
惟風及雨成我稷黍俊民用章康乂室宇勒銘紀頌克
配梁甫

溫湯碑

隋書蓋屋縣太
乙山有溫湯

北周

庾信

咸池浴日先應綠甲之圖砥柱浮天始受玄夷之命仁

則滌蕩埃氛義則激揚清濁勇則負山餘力弱則鴻毛
不勝仲春則榆莢同流三月則桃花共下其色變者通
為五雲之漿其味美者結為三危之露烟青於銅浦色
白於鉛溪非神鼎而長浮異龍池而獨涌灑胃滌腸興
羸起瘠秦皇餘石仍為雁齒之階漢武舊陶即用魚鱗
之瓦山間湧水實表忠誠室內江流彌彰純孝豈若醴
泉消疾聞乎建武之朝神水蠲疴在乎咸康之世嵩嶽
二仙之館不孤擅於天池華陰百丈之泉豈獨高於蓮

井

西嶽太華山碑

有銘

唐
玄宗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交暢則品物形矣精氣相射則神明著矣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居中土西偏七宮正位是稱西嶽按圖以察削成而四方信焉立表以算其高五千仞明焉石壁傑堅而雄竦衆山奔走而傾附其氣肅其威振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對華陽之谷後壓

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產藍田之玉諒少昊之下
都蓐收之別館者也軒帝遊焉以會衆神虞舜柴焉以
覲羣后爰自夏氏迄於隋室朝更五姓載歷三千祀典
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廟宇何代不修一禱三祀無歲而
缺所以報生殖事靈神不有怠也故亦祚休明災淫慝
未嘗爽也皇天眷佑馨我烈祖奄有萬方建於六葉郊
天地望山川精意必達墜典禮咸甄亦命州將四時告
虔加視王秩進號金天若是何者抑有由焉予小子之

生也歲庚戌月仲秋膺少昊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
嘗寤寐靈嶽盱眙神交玉帛未陳幽贊必先意而啟椒
醴雖薄景福果應期而集玄感昭賽可一二而道耶記
云下有方士真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草瓊漿
茅龍一去毛女千祀前代帝王多所僥覬朕學犧文之
道故靡斯人之徒憂在至道之不弘不憂富貴之無永
患在蒼生之不理不患年壽之若流以功施四海為長
生以業傳百代為不死焉羨置集靈之宮虛望非福立

存仙之殿妄思輕舉哉於戲維嶽配天尚弼予志予欲
布大政康兆人嶽翼予欲定禮樂諧神人嶽聽予思其
維嶽降神生此多士無俾申甫專美於嵩語酌古訓心
通神景善而不答誠而不應未之有也嶽其念哉十有
二載孟冬之月步自京邑幸於洛師停鑾廟下清眺仙
掌雲拂石狀霓裳可接風過松嶺仙駕如聞久勤報德
之願未暇封崇之禮遲迴刻石梗概銘山萬姓瞻予言
可復也銘曰巖巖太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

雄封峻削菡萏森爽是曰靈嶽衆山之長白帝西下黃
河北來陰陽孕育精氣徘徊偶聖呈瑞逢昏降災玉池
神挹石室仙開海絕瀛洲天遙玄圃偉哉此鎮崢嶸中
土鬼神乍遊風雲忽聚高標赫日半壁飛雨自古王者
巡方必至龍駕帝服封天禪地南面會神西后在位待
予治國安人然後徐思其事

贈太尉段秀實紀功碑

并序

德宗

立人之道曰君與臣為臣之義曰忠與節忠莫極於衛

國節莫大於忘身存其誠德貫乎天地致其功用施於
社稷獨斷勦凶慝之命沈謀安宇宙之危其智勇足以
拯時其義烈足以弘教非昊穹錫慶敷佑皇家重振紀
綱再激汙俗何邁屯之會而獲見斯人開府儀同三司
檢校禮部尚書兼司農卿上柱國張掖郡王段氏名秀
實字成功應期降生扶翼唐祚稟陰陽之粹氣備剛柔
之全體正明道從時卷舒蓄為淳和發為功烈朕宅
帝位之五載孟冬十月賊臣朱泚反天悖人因時多虞

乘我無備誘聚叛卒作亂於京師朕深惟罪已之誠遠
遵避狄之義駕自中禁狩於近坰賊陰謀為奸陽言示
順以公嘗任涇帥素得士心採諸衆情引以自助公感
時悲憤思定大業謂復國安人由已不可以顧私謂開
物變化在權不可以虛死畧匹夫之褊介蘊曠代之宏
規內貞其心外混其跡且控察元惡情狀將因而圖之
賊果不疑委以心腹遽發凶黨謀襲我師公詭說以
詞止之不可乃竊取官印假為兵符急追冠軍不遠而

復銷禍紓難陰陽若神於時物情危疑忠邪莫辨卒乘
未輯軍旅未完微公之謀吾幾蔑濟既而密結勇敢誓
殲寇讐決策剋期中外發應會賊泚召公計事引入閣
中露其奸情言及僭竊公氣填胸臆植髮衝冠仰天大
呼帝鑒何昧孰為臣子而忍是心語未絕音奮笏前擊
凶徒敗面既躓而奔左右駭然初未敢動繼者不至事
遂無成逆徒交鋒因而遇害嗟乎天生萬物惟人最靈
稟元氣之精鍾五行之秀是宜守正居順移孝資忠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履於達道同臻於太和天乎不融
生彼狂悖神乎不惠喪我忠貞靜言思之輟饋忘寐詳
求其理抑有以焉茲朕不明敗德招損故列聖垂佑儆
戒於予則泚之亂所以懲既往勗將來禮教陵夷風訛
俗敝故上帝降鑒聳動於人則段公之死所以勵當今
傳不朽也訪彼前史稽諸昔賢全大節者不必成功建
大功者或未立節非節不可以裨教非功不可以持危
義實相須事難並備吉甫以文武翼周室宣王中興絳

侯以智謀安劉氏文皇紹立茂功著矣而節未可稱董
卓協國以擅威伍乎刺之而不畏王敦擁衆以稱亂周
顗折之而無疑奇節偉矣而功竟不就至若屈伸合變
進退知機智以遂其謀勇以決其死功與時並節與名
偕依古以還無公儔比貞烈之至通於神明桀驚聞之
而動心仇讐感之而不怨死於義而義著忘其家而家
全行路興悲懦夫增氣矧予之慟其可弭忘且人之所
重者身也國之所重者位也公能殺身殉國朕得不以

重位報之哉乃詔有司冊贈太尉諡曰忠烈賜實封五百戶莊宅各一所嗣子授三品正員官諸子各授五品正員官表其閭里護其喪葬官立祠宇史載忠勲哀榮之典備矣君臣之義極矣公始以天寶四載奮筆從戎才為時生官由才達得司馬戰陳之法叅將軍帷幄之籌累典方州更踐臺寺出擁旄節入為卿士位歷十七歲踰三紀封王列於異姓開府比於台司參職六官食賦百室言不伐善慮常下人恒持順信之規罔居疑悔

之地利刃在手投節皆虛貞松有心老而彌勁吞大慙
於方寸之內安危疑於晷刻之間力可屈而志不可遷
身可殺而節不可奪所謂有始有卒為臣之極致者歟
日月有期宅兆云畢身歿功在凜然如山勒銘傳芳終
古不滅以志吾過且旌善人銘曰浩浩上天四序唯均
氣或埋鬱過為災氛否不可終必復元亨洗以膏雨播
之祥雲濟濟蒸人五常是則時或屯難乃生凶慝亂必
有定允歸皇極拯以茂勲輔之明德勲德克崇茲惟段

公實天降靈寧保朕躬日月蔽虧宇宙昏蒙罔然明誠
獨誓深忠豺狼為羣狎狎逞惡咆哮奔突乘我未備公
飛尺符橫制醜類變化若神邦家不墜元惡大憝誘奸
作狂竊器僭名反易天常公獨挺身奮擊暴強烈烈英
武歿而彌彰義振名教功存社稷贈極上台賞延真食
省咎祇畏懷賢憫惻刻銘豐碑昭示萬國

西平王李晟東渭橋紀功碑

有銘

同前

天有柱以正其傾地有維以紐其絕皇王有輔佐以濟

其艱難非命歷所歸不得生良弼非君臣相合不能集
大勲非暴亂弘多不足表忠節非奸猾熾焰不克展雄
才天與事肆會然後功臣著而王業興焉高祖太宗拓
跡垂統掃乾坤之沴氣拯生靈之塗炭其受命也正其
布澤也寬六宗丕承克廣前烈雖遇屯否化危成安二
百年間五夷大難由內以正宸極者再自外而復都邑者
三山嶽降神雲龍叶契繼生賢哲保定邦家神龍中諸
武擅權甚間王室則有若扶陽王彥範等推戴中宗紹

復弘業景龍末嬖韋窺國瀆紊乾綱則有若徐國公幽
求等左右玄宗掃除凶穢天寶之季盜起幽陵翠華南
征潼關不守廣德之際戎軼邠郊皇輿東巡鄧宮罷警
則有若尚父子儀等殄殪醜逆冊肅宗於岐攘却蕃夷
翊代宗於陝建中四祀寇發上京暴滅人神僭稱名器
則有若西平王晟等剪滅大憝廓清中區惟茲數公異
時同道德濟於社稷勲書於鼎彝唐之得人於斯為盛東
渭橋抵王城東北四十里而國之廩積在焉始晟於此

駐孤軍糾羣帥俟時而動一舉成功予用是揚其美而紀其功以明事之有因謀之有素也粵若非德嗣膺大寶化乖柔遠明不燭幽淮右賊臣提兵犯順憑凌汝服震壓洛師朕憫將吏之受汙哀蒸黎之無訴罔思衛已姑務靖人亟發禁師東征不軌猶慮勝敵之未勇乃徵涇師以繼之賊泚畜奸覷隙乘便餌誘貪卒扇結暴徒伺其不虞譟聚犯闕朕引咎出次薄伐二畿封豕長蛇穴處宮廟磨牙噴毒噬螫害人晟時總偏師遠戍河

朔曾不俟召聞難駿奔鼓義勇仗順之師吞敗亡稔惡之寇雄威勝勢疾若飈馳屬賊帥昏迷恃衆貪亂誘我蠹賊連謀內逼朝廷載遷關河長擾豺狼塞路羿澆爭驅人烟絕於井邑陰燐交於田野物情大駭蕩然靡依晟乃設位軍門哭而誓衆國讐不滅無以身為遂發感激嗚咽流涕天地為之變色將帥為之動心軍中較然知有逆順晟乃度公積計私課程賞典定刑章行令自身錄功先下由是勇者奮力智者効謀其氣倍增其心

如一屹立堅壁於渭之陽奸逆畏威而震懼忠義奮氣而聳慕分羣凶之勢不敢相附為諸鎮之援俾得自堅晟之力也二月守暨乎夏五月晟知衆心可用乃揀日饗士乙未陳師於東郊如虎如豹如熊如羆凶徒接戰累合皆北倒戈棄甲罔敵我師乘而殪之摩壘而止戊戌方旭連營進攻賊衆相驚股戰魄駭登陴而不敢拒闔門而不敢窺晟仗鉞啟行執桴親鼓斂隍塹排牆垣勝氣兆於風雲威聲振於原野指顧摧靡蕩無孑遺布

朝旨以寬脅從勵臣節以誅同惡乾軸傾而復紐皇維弛而更張遷臬聲為好音變祿祿為和氣然後閑戎律釐軍容不諠不譁有嚴有翼搜苑圃殄遺寇清宮門授彼有司宣言於衆曰龔行天討將以遏亂畧去人害王師所至歌舞從之其或矜勇恃勲作威肆掠是則以暴易暴夫何賴焉懋功有恒賞違禁有常罰惟國之令典不得以贖論敢犯令者殺之無赦爰擇便地引軍出屯馬無錯羣士必成列尅敵彌日都人莫知徐命有地之

官周諭鄺里士庶聞巨猾之殲殄而我師壺觴犒軍如
恐不及者若赤子之保慈母涸鱗之起洪波或欣而呼
或感而泣吾是以知列祖積德人懷其深賢臣佐時功
濟斯美晟有興運之畧有匪躬之忱有定亂之勲有禁
暴之德俾予從乂垂拱仰成乃冊拜司徒兼中書令加
實封一千戶錄功第一叙位居首事業編乎史冊德輝
流乎頌聲入為夔龍出作方召贊賀徽烈中外具瞻而
晟居高牧卑辭滿守約崇讓而勲閎彌耀惡盈而福祿

攸歸斯又明哲之規慎終如始者也夫制敵在謀不在
衆感人以義不以威當天地屯蒙邦家離析援孤者踣
黨盛者強羣心囂囂靡所止戾若風動中野波騰滄溟
從而拯之豈易為力於時馬不滿百駟兵不盈萬人無
郡邑土田之資無城池險阻之固獨立不懼氣吞羣凶
以盡忠誓心以必死勵己以大順率衆以至誠動天衆
心攸同天意允答故措軍散地而不可拔致討勦寇而
力有餘國危能安軍勝能整古所謂衛社稷者晟其當

之播揚休風篆刻貞石俾厥後嗣無忘乃功銘曰赫矣
我唐受天眷命祖功宗德浸澤儲慶窮海請吏遐荒稟
令寧一九服惠康萬姓三五以還莫之與盛迨予不類
辱守丕圖燭理匪時立誠未孚蠢爾逆臣扇茲潰徙震
驚朕師黷穢皇都宇宙沸騰人神睚眦重以統戎誘姦
同貫播遷斯載歲聿云半天既悔禍人胥厭亂乃錫元
臣夷凶剪叛昏侵茫茫橫流湯湯挺然孤軍在渭之陽
我城非完恃順為防我旅非衆同心為強由義率人人

皆嚮方萬事如一爭先啟行拘憤求逞畜威斯張力足
勢全時維鷹揚以戰則克以謀則臧指揮之間羣醜潛
亡鯨鯢既平宮室既清軍伍無聲都人不驚成功禁暴
自昔稀有實天生德彰於厥後洋洋令名茲為不朽

九成宮碑

有銘

魏徵

維貞觀六年孟夏之月皇帝避暑乎九成之宮此則隋
之仁壽宮也冠山抗殿絕壑為池跨水架楹分巖竦闕
高閣周建長廊四起棟宇膠葛臺榭參差仰觀則遙邁百

尋下臨則崢嶸千仞珠壁交映金碧相輝照灼雲霞蔽
虧日月觀其移山迴澗窮泰極侈以人從欲良足深尤
至於炎景流金無鬱蒸之氣微風徐動有淒清之涼信
安體之佳所誠養身之勝地漢之甘泉不能尚也皇帝
爰在弱冠經營四方逮乎立年撫臨億兆始以武功壹
海內終以文德懷遠人東越青丘南踰丹徼皆獻琛奉
贄重譯來王西暨輪臺北距玄闕並地列州縣人充編
戶氣淑年和通安遠肅羣生咸遂靈貺畢臻雖藉二儀

之功終資一人之慮遺身利物櫛風沐雨百姓為心憂
勞成疾同堯肌之如腊甚禹足之胼胝針石屢加腠理
猶滯爰居京室每弊炎暑羣下請建離宮庶可怡神養
性聖上愛一夫之力惜十家之產深閉固拒未肯俯從
以為隋氏舊宮營於曩代棄之則可惜毀之則重勞事
貴因循何必改作於是斲雕為樸損之又損去其太甚
葺其頽壞雜丹墀以砂礫間粉壁以塗泥玉砌接於土
階茅茨續於瓊室仰觀壯麗可作鑒於既往俯察卑儉

足垂訓於後昆此所謂至人無為大聖不作彼竭其力
我享其功者也然昔之池沼咸引谷澗宮城之內本乏
水源求而無之在乎一物既非人力所致聖心懷之不忘
粵以四月甲申朔旬有六日己亥上及中宮歷覽臺觀間
步西城之陰躊躇高閣之下俯察厥土微覺有潤因而
以杖導之有泉隨而湧出乃承以石檻引為一渠其清
若鏡味甘如醴南注丹霄之右東流度於雙闕貫穿青
瑣縈帶紫房激揚清波滌蕩瑕穢可以導養正性可以

激瑩心神鑒映羣形潤生萬物同湛恩之不竭將元澤
之常流匪惟乾象之精蓋亦坤靈之寶謹案禮緯云王
者刑殺當罪賞錫當功得禮之宜則醴泉出於闕庭鵲
冠子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醴
泉出瑞應圖曰王者純和飲食不貢獻則醴泉出飲之
令人壽東觀漢記曰光武中元元年醴泉出於京師飲
之者痼疾皆愈然則神物之來實扶明聖既可蠲茲沈
痼又將延彼遐齡是以百辟卿士相趨動色我后固懷

撝挹推而弗有雖休勿休不徒聞於往昔以祥為懼實
取驗於當今斯乃上帝玄符天子令德豈臣之末學所
能不顯但職在記言屬茲書事不可使國之盛美有遺
典策敢陳實錄爰勒斯銘其詞曰惟皇撫運奄壹寰宇
千載膺期萬物斯覩功高大舜勤深伯禹絕後光前登
三邁五握機蹈矩乃聖乃神武克禍亂文懷遠人書契
未紀開闢不臣冠冕並襲琛贄咸陳大道無名上德不
德元功潛運幾深莫測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靡謝天功

安知帝力上天之載無臭無聲萬物資始品物流形隨
感變質從德效靈介焉如響赫赫明明雜運景福歲粦
繁祉雲氏龍官龜圖鳳紀日含五色烏呈三趾頌不輟
工筆無傳史上善降祥上知斯悅流謙潤下潺湲皎潔
萍旨醴甘冰凝鏡澈用之日新挹之無竭道隨時泰慶
與泉流我后夕惕雖休勿休居崇茅宇樂不般遊黃屋
非貴天下為憂人玩其華我取其實還淳反本代文以
質居高思墜持滿戒溢念茲在茲永保貞吉

河瀆神靈源公祠廟碑

王延昌

中國經瀆河為長上應析木下朝扶桑演崑崙踰積石
繚大漠經龍門灌注九州之間經營萬里之外鱗介所
宅神靈所都玄冥總之以命官憑之以為伯唐堯觀諸
龍圖肇見周公沈璧榮光發祥元符之末彪炳彰灼古
先哲后罔不欽崇奠封居之儀修壇墠之制存乎祀典
代以為常則班固序漢書所謂河祠臨晉是也偉其南
直太華左臨中條渭水過其旁汾雕揭其後風雲相盪

精氣交馳於以禮神事之宜也不然發源自遠地則多漫胡為不昭晰於他邦獨受享於茲土前賢經始抑有其由至於春以泮凍秋以涸流初以歲禱終以報祈嘗醪有加駢駒是薦蓋以在雍州之域通天子之都地既稱雄禮云異數與夫淮流桐柏江出岷山僻在遐方莫我京也幽贊之力實賴河公以潔為清瀾至於數四息昏墊之苦絕羨溢之憂濱河之人濶無大害此靈長之德上善之功也所以正直享以精誠未嘗不誘其衷而

降之吉也或進以便佞言以矯誣未嘗不奪其魄而貽
之禍也歲大旱而作霖雨時大札以惠嘉生依仁而行
惟德是輔天寶歲安祿山稱兵朔裔肆逆東夏焰燄扇
燥烝人熟焉宗社有綴旒之危士庶畜貼原之懼太上
南幸肅宗北巡賊相張儒據有長安賊將崔乾祐固守
蒲坂今關內河東副元帥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時為
兵部尚書門下平章事朔方節度使訓兵誓衆超百二
之險謂此邦底定則京師可圖虔禱於河潛軍以往金

鼓掩夜渠魁出奔遂收蒲城神所導也及師次渭汭陰霧晦宴公假寢之際夢河神謂曰永豐倉側將有急變不如速退姑以避之比全軍及郊虜已雲合克違寇難神所扶也其後李國貞之遇禍公復總戎故絳僕固懷恩之逆命公又出鎮河東大君日旰食中外騷擾公獨奮無前之勇馳不測之深始按節而來終奠醑其邁所謀必克無往不平再安畔渙神所相也爰自兵亂以迄於今時更十年代歷二聖國之氛霾惟河公蕩滌國之土

宇惟河公廓開國之忠良惟河公保佑國之奸慝惟河公殄推誠靡幽而不應澤罔微而不該得一以靈不其宜哉汾陽王深維據我屢崇昭報奉牲玉莫敢愛也致精意未嘗怠也每蠲吉歷選自郊徂宮奠於堂戶之間則神之昆弟具在酌於屋漏之內則神之伉儷攸居文墨相望男女無別公曰神人之主也禮政之源也人有上下則禮有內外之制人所謂否神具可考盍築館於後以安靈匹乃諮於副元帥副使太子賓客御史大夫知

河中府事崔公寓量功命日而後役於河西縣大夫李開
不徵貨財不殫日力曾不踰月克復於成大厦耽耽鬱
其特起內寢既立神儀穆然於是齒危髮禿之老王端
等進而稱曰大河浩蕩敝邑之望也自公仗鉞三至我
里靈應胥蠻未嘗或欺國之克復實始於此安天步於
兢確定人心於驛騷大君成湯武之功賢相保桓文之業
皆神之由也矧內寢棘翼今茲有成此而無述何以示
後願刻樂石以彰厥庸公教曰諸公之辭固不可抑頌

祇則可無推美於子墨客聞敢繫辭曰浩浩長河中國
之紀洪流激射橫致地理蒸雲吐霧薦圖効祉是曰經
瀆斯為德水聖唐六葉巨猾挺災擲邑靡城如霆如雷
汾陽矯矯仗鉞而來乃臨蒲坂神實先導乃亂渭水一
一胥告嗟我上相神之所勞汾陽之德溫恭正直柔嘉
維則忠勤是力秉心泉塞不測不克東西南北勦絕奸
慝入登九命一人是毗出統三軍四方是維維言祐之
河公降禧衆神在列曾未區別公為之節內寢攸設寢

廟亭亭中外有經濯濯厥靈妃耦攸寧於戲祠宇焜耀
中土在河之澍在城之下刊茲片石昭灼千古

郭子儀家廟碑

顏真卿

昔申伯翰周降神於維岳仲父匡晉演慶於筮淮而猶
見美詩人騰芳史冊豈比夫神明積高之壤百二懸隔
之都三峯發地而削成九派浮天而噴激炳靈毓粹奕
葉生賢括宇宙而稟和總河山而蘊秀莫與京者其唯
郭宗乎其先蓋出周之號叔號或為郭因而氏焉代為

太原著姓漢有光祿大夫廣意生孟儒為馮翊太守子
孫始自太原家焉後轉徙於華山之下故一族今為華
州鄭縣人夫其築臺見師瘞子致養家承金穴之貴政
有露冕之高或哲或謀或肅或乂皆海有珠而鳥有鳳
也閼閼之盛其流益光隋有金州司倉諱履球府君懋
其德輝不憎下位克已復禮州邦化焉篤生唐涼州司
法諱昶府君能世其業以伸其道遠近宗之不隕厥問
生美原縣主簿贈兵部尚書通府君清識徹照博綜羣

言始登王畿鬱有佳稱道悠運促靡及貴仕垂於後昆
沒而見尊是生我諱敬之府君幼而好仁長有全德身
長八尺二寸行中絜矩聲如洪鐘河目電照虬鬚蝟磔
進退閑雅望之若神以仲由之政事兼翁歸之文武始
自涪州錄事參軍轉瓜州司倉雍北府右果毅加游擊
將軍申王府典軍金吾府折衝兼左衛長上原州別駕
遷扶州刺史未上除左威衛左郎將兼監牧南使渭吉
二州刺史侍中牛仙客薨君清節奏授綏州遷壽州累

加中大夫策勲上柱國以天寶三載春正月十日遘疾終於
京師常樂坊之私第春秋七十有八乾元元年春二月
以公之寶盾開府儀同三司司徒兼中書令上柱國汾
陽郡王曰子儀有大勲於王室乃下詔曰故中大夫壽
州刺史郭敬之累君子之行毓達人之德才光文武政
美中和生此大賢為我良弼頃以孽胡作亂黔首罹殃
朕於是鬱興神武之師克掃欃槍之氣而子儀率彼勁
卒赫然先驅取京洛如拾遺剪凶殘猶振槁功存社稷

澤潤生人是用寵洽哀榮義申存歿累追贈太保於戲
府君體含弘之素履秉冲邈之高烈言必主於忠信行
不違於直方清白為吏者之師死生敦交友之分端一
之操不以夷險槩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用
情不間於疎遠泛愛莫遺於賤貧拳拳服膺終始靡二
故所至則化所去見思人到於今稱之斯不朽矣傳曰
盛德必百代祀其有後也宜哉恭惟令公先皇之佐命
臣也少而美秀長而瓌偉姿性質直天然孝弟寬仁無

比騎射絕倫所蒞以清白見稱居常以經濟自命弱冠以邦鄉之賦驟膺將帥之舉四擢高第有聲前朝三為將軍再守大郡累典兵要必聞休績天寶末安祿山反於范陽令公以節度使擁朔方之衆圍高秀巖於雲中破史思明於嘉山先皇帝之幸朔方赴行在於靈武擊同羅於河曲走崔乾祐於蒲坂今上之為元帥也首副旄鉞會回紇於扶風摧羯胡於渭水追餘孽於陝服長驅河洛弼成睿圖再造生靈克清天步又函夏之未乂安

天下之不安一年之間區宇大定丕休哉徒觀其元和
降精間氣生德感星辰而作輔應期運以濟時忠於國
而孝於家威可畏而儀可象盛德繫物寬身厚下用人
由已從善如流沈謀祕於鬼神精義貫於天地推赤誠
而許國冒白刃以率先霆擊於雷雨之初鷹揚乎廟堂
之上凡二歷鼎司兩升都座四作元帥九年中書歷事
三聖厥德惟懋易相二十而受遇益深蓋剋復上都者
再戡定東京者一其餘麾城擲邑得雋推鋒亦非遽數

之所周也信可謂王國之號虎生人之廕庥者歟非太
保之邁種不孤則何以鍾美若是况乎友于著睦鸞龍
虎者十人貽厥有光紆青紫者八士勲庸舉集今古莫
儔昔奮號尊榮紅粟纔霑於萬石憚家全盛朱輪不出
於十人絲我觀之事不侔焉於戲清廟之典所以仁祖
考鴻伐之刻亦以垂子孫爰拊制於舊居將永圖而觀
德中唐有恤丕構克崇感霜露而怵惕以增叙昭穆而
敬恭斯在庶乎觀盟顯若既無斁於永懷入室優然必

有覲乎其位哀榮既極情禮用申仁人之所及遠哉孝
子之事親終矣豈唯溫溫孔父遠稱讒鼎之銘穆穆魯
侯獨美龍旂之祀其詞曰郭之皇祖肇允號土逮乎後
昆實守左輔徙華陰兮源長流光施於司倉涼州兵部
克熾而昌載德深兮篤生太保允懋厥道神之聽之永
錫難老式如金兮於穆令公汾陽啟封文經武緯訓徒
陟空簡帝心兮含一不二格於天地愷悌君子邦之攸
暨豹德音兮芝馥蘭芳羽儀公堂子子孫孫為龍為光

鐫璆琳兮乃立新廟肅雍允卽神保是聽孝思孔昭亶
居歆兮乃立高碑盛美奚斂日月有既徽猷永垂映來
今兮

諸葛武侯廟碑

有銘

沈迥

皇帝御極貞元三祀時乘盛秋府主左僕射馮翊嚴氏
總帥文武將佐洎蒙輪突鬢之旅疆理西鄙營軍沔陽
先聲馳於種落伐謀息其狂狡於時威武震疊敵騎收
跡塞垣蕭條烽燿滅焰士無保障之役馬無服轅之勞

重闕弛橑邊轂棲野我師惟揚則有餘力乃昇高訪古
周覽原隰敬修茲廟式薦馨香光靈若存年祀寔遠雖
簫鼓忻奏邑里祈禳而風雨飄飄祠堂落構土堦莫數
尺之崇庭除無袤丈之隙登舉不能成禮牲玉不得備
陳頽墉露肩灌木翳景樵蘇滿徑麋鹿走集馮翊曰丞
相以命世令德功存季漢遺風餘烈顯赫南方丘隴南
山實在茲地荒祠偏歆廟貌詭裂非所以式先賢崇祀
典也乃發泉府徵役徒撤編管芟薙叢薄是營是葺衆

工羣至繚以高墉隔閼芻牧增以峻宇昭示威神靈英
昔賢像設如在翼翼新廟日至而畢顧謂小子揚摧前
烈銘於廟門曰在昔君臣合德興造功業有若伊尹相
湯呂望興周夷吾霸齊樂毅昌燕是數君子皆風雲立
感垂裕來世嘗以為阿衡則尊立聖主天下樂推尚父
則上讐獨夫諸侯同舉管氏藉強齊之力以宗周周無
令主樂生因建國之資贊燕昭為興主君臣同道僅能
成功惟武侯遭時昏亂羣雄競起高光之澤已竭桓靈

之虐在人遇先主之短促值曹魏之雄富能以區區一
州介在山谷驅羸卒輔孱主衝擊中原撐拒強敵論時
則辛癸惡稔語地則燕齊勢勝遷夏殷者未可校功霸
桓昭者不足侔力向使天假之年理兵渭汭其將席卷
西邑底綏東周祀漢配天不失舊物矣洪伐彰彰宜冠
古今卓軼前烈其誰曰不然武侯名跡存乎國志今之
羣書姑務統論大畧叙我新意至於備載爵位追述史
傳非作者至德也今則不書其銘曰桓靈濟虐雲海橫

流羣雄蜩起毒蠶九州天既厭漢人思代劉涕渭交爭
存亡之秋其誰存之時惟武侯伊昔武侯跣足南陽退
藏於密不曜其光有時有君將排垢氛魚脫溪泉龍躍
風雲先主纘緒天下三分馥馥德馨悠悠青塵前哲
後賢心跡暗淪建茲新廟式是梁岷

姜嫄公劉廟碑

高郢

姜嫄者炎帝之後有邠氏之女姓姜字嫄帝嚳之元妃
后稷之母也公劉者后稷之曾孫周文王十一代之祖也

姜嫄嘗出遊見巨人跡而履之載震載夙時維后稷以居然生子心所不康初寘之隘巷再寘之平林三寘之寒冰皆有以全度者既而收之遂名之曰棄生有赫靈之異長有躬稼之勤法施於人以濟粒食堯乃命為農師而封諸邠農師實后稷也古初造物首出羣理事必生成之本言必天地之際當虞舜之時稱禹平水土契布五教稷播百穀咎繇明五刑地平天成萬世永賴舜以奮庸乃命禹禹讓於稷契暨咎繇及以元后命禹禹

獨讓於咎繇曰朕德弗克人不依咎繇邁種德德乃降
黎民懷之茲大禹所以言天意永命之所歸也夏有天
下載祀四百禹之祚也商有天下載祀六百契之祚也
周有天下載祀八百后稷之所祚也自時厥後百王澆
季而咎繇之積累在天天祚永歸有所底止乃以無疆
之歷命我盛唐盛德大業與天地準追視三代猶指掌
矣昔者周文武之烈本於后稷后稷之生本於姜嫄故
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后稷之子曰不窋失官而奔

於外土不窋之孫曰公劉往遷於邠居以平西土以篤
前烈故詩曰篤公劉于邠斯館是知姜嫄有德於周公
劉有德於邠先賢所出立祠舊矣我國家稱秩元祀咸
秩無文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而姜嫄公劉之廟舊制卑
陋湫隘在市非所以崇明祀敬鬼神也貞元四年邠寧
節度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邠寧郡王張公獻
甫外聞是膺授鉞而至肅肅王命維公將之烈烈征士
維公成之畧地千里亭鄣嚴於外啟行一戰弓矢橐於

內卒乘睦而知禮風俗康而狎野覩此二廟獨為匪安
公曰嘻精潔莫重於神明喧囂莫甚於市鄽奈何雜處
乎夫小人者知鼓舞之事神而不知褻狎之慢神知事
神之求佑而不知慢神之賈禍茂草一去遺塵萬祀使
神而無知則已若曰有知喧囂瀆易之義札瘥天昏之
患者得非長吏慈惠之不足耶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
忍人之政且為神告既而卜遷粵以貞元六年十一月
九日作新廟於南郭焉地則郊野之閑左水右山有清

謚之勝材則貿遷之至上棟下宇非徵斂之煩擇農之
隙量功計日無妨奪之弊移嘉木而樹之考良辰而落
之神於是嚴威而蠲乎所處人於是祇懼而遠乎所瀆
是惠人於無過之地而寧神於不怒之境仁為己任不
亦厚乎夫神聰明正直者也惟忠肅恭懿乃能承之順
此而祭不必多品故雖澗谿之毛潢汙之水而君子率
是四德陳於二簋行之以禮奉之以慤潔之以齊達之
以和神可得而事焉祐可得而致焉孔夫子曰丘之禱

久矣抑為尚書張公以文武之憲純一之良知無不為忠也正色率下肅也執事有恪恭也擇善而從懿也自先邠州大夫以來一門四人義方繼踵勲績為時心膺所資非他忠肅恭懿而已用能承天之寵獲神之勞以屏王室以揚家聲也宜哉祠成二歲矣而銘記尚闕將恐寢遠失其所由乃陳梗槩爰此刊刻詞曰何賢乎姜嫄曰克生后稷何賢乎后稷曰克降農殖后稷之道至今賴之姜嫄之德如何勿思何賢乎公劉曰肇宅邠

土何樂乎邠土曰平西之所乃今乃古有廟有宇宇亦
既卑廟亦既摧闌闌朝合囂塵暮開蚩蚩羣甿屑屑徘徊
瀆禮非敬祀神有災明寧戾止理化咸集財豐衆和
暴禁兵戢惟此牆屋公私必葺矧伊明祠風雨所及是
度是築乃遷乃立奉我皇親達於有神揚彼神威靜乎
氛塵亦惟正直克贊忠純勒銘茲庭永示邑人

周武王廟碑

有銘

宋

盧多遜

古者聖人體乾坤樹道德功濟天下法施民生歷代咸

欲稱其名美其事或樂章以歌之或畫像以讚之亦以
為宣揚前烈敦摩王化其有濟黔首倒懸之命成域中
太平之績盛德洪業垂光典墳傳萬代而不朽者其惟
周武王乎嘗觀樂音大武將闕其歌云於皇武王無競
維烈又觀畫讚黃初舊文其詞云桓桓武王救世濟民
皆謂追美褒揚遺德歷被千祀止聞虛詞曾未若崇一
時之典章振列聖之耿光訪陵寢以奉之祈戶人以守
之乃建祠廟乃崇祀典先王不能有其制前代未能行

其事出自我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
冠絕古今之聖德也將以事實刊於貞珉乃命微臣對
駁休烈謹再拜而稱曰伊昔皇風肇興西土磻溪協德
時雨降而山川出雲孟津會盟天機發而龍蛇起陸既
而威加四海化成天下武王之德可得言焉若乃戎車
虎賁右旄左鉞赤烏止屋表天命也白魚入舟象人事
也仗大義而平定依純誠而臨御旌賢人而示來者所
以表商容之間重烈士而悼云亡所以封比干之墓先

濟民而後國用所以散鹿臺之財輕積廩而重物情所以發鉅橋之粟暴斂殘毒自我而息遂致羣心翕然義道斯應海內黎庶捨塗炭而登春臺寰中歌謠釋豐蔀而見白日及乎敦治本澄化源封五帝之後嗣削五虐之弊政命周公旦營成周而卜洛命太公望授賜履而封齊分治西陲委召伯之共功保釐東郊有畢公之繼德宇內由是安泰民風所以和暢豈直放牛歸馬但美於偃兵保泰建功空歌於成德者哉揚積世之大業成

後嗣之丕基生民以來鮮能踰者我皇所以覽虎觀之
史籍披職方之圖誌鄧邑故地得其舊陵因命守臣躬
往省視乃曰陵寢如故而荒榛之地弗禁於樵採廟宇
甚陋而牲牢之奠無聞於俎饌上言至止帝曰吁哉以
為修廢寢園無以褒聖王之德教守無人戶無以奉古
陵之封植既而封植有所守奉有戶必嚴肅於廟貌何
崇重於瞻仰於是下明詔命有司梗楠杞梓集其材公
輸匠石規其制將作圖畫永錫宸宸臨觀而命使廷臣

受詔輶車載馳揆程鳩功不日而就徒觀其殿宇巍巍
丹楹赤墀瑤軒藻井金堦寶砌迴廊環周彤亭對飛朱
欄綺疏交錯光輝何修奉之所至而輪奐之若是則知
武王以大聖之德恩濟於人民我皇以不刊之典光揚
於祭享使彼功不昧而我德愈盛大牢致奠極崇重也
二時行禮立典制也嗚呼天本無親惟有德而能親之
神非常享惟克誠而能享之足使陰助景福而明垂令
典豈止犧象元酒江文通稱薦德之辭簠簋香其陳叔

達動八齊之作徵諸舊典謹為銘云卜世其昌卜年其長以
德嗣德天鍾武王景祚無疆神智無方以聖觀聖時惟
我皇褒盛德而振起追遺風而載揚讀武成於周書兮
其功未彰歌下武於周頌兮其道未光不若因我朝崇
廟享億萬世與國史而同芳

四皓廟碑

王禹偁

易稱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先生避
秦知亡也安劉知存也應孝惠之聘知進也拒高祖之

命知退也四者俱備而正在其中矣先生非聖而孰爲聖乎若其秦亂而不避則焚書坑儒高斯之流也漢危而不出則索隱行怪巢由之徒也應高祖之命則溺其冠而騎其項矣拒孝惠之聘則功不立而名不稱矣引而伸之先生可謂全德矣嘗試論之曰古稱周公聖人也鞭伯禽教孺子居攝六年明辟未復而召公不悅於內三叔流言於外盛德大業幾於墜地其輔幼君秉大政之難也有如是哉觀乎戚姬之嬖如意之寵以妾並

后以孽代宗本根一搖社稷將墜咸謂扶蘇之賜死胡亥之亡國可翹足而待也何止炎靈之不祀抑亦黔首之罹禍豈無留侯陳八難罷六國則可議主鬯則以水而投石也豈無曲逆諫強楚解長平則可言立嫡則圓鑿而方柄也先生一出而助之一言而定之漢廷公卿皆出其下而能錙銖鐘鼎桎梏衣冠安萬乘而不有其功抗匹夫而不食其祿此非至人達識孰與於此乎向使先生定漢嗣為漢臣報德崇功必在平勃之右當以

左輔右弼前凝後承而處之居是時也以四鉅賢事一少帝挾震主之威負不賞之功又何止流言不悅之事哉欲望其茹紫芝卧商顏其可得乎是知先生之出非獨謀漢也實將救時也先生之退非獨全身也亦將矯世也危而護之不晏安於獨善可謂救乎時矣定而去之不乘時以糜祿可謂矯乎世矣用是警民猶有建桓立順之徒也嗚呼世為人臣議廢立者可勝道哉或因定策而專國或因援立而無君戕殺凶殘何莫由此其

後滔天於莽卓盜國於曹馬移徙龜鼎於奕棋纍纍簡
編可為太息是以先生危則助之安則去之其來也至
公於萬民其往也無私乎一身此所謂知進退存亡而
不失其正者千古四人而已辛卯歲余坐事解制誥職
翌日有商於二使之命下車拜廟於西山之側退立廊
廡古碑在焉自唐御史大夫贊皇李公而下作者若干
人因歷覽之美則美矣叙先生之道似有未盡就館濡
筆申之以碑其辭曰猗與先生時行則行高眠商顏辟

難抗秦知秦之祚亡於子嬰知漢之祚存於惠盈一言
悟主萬邦以禎不有其功不食其祿遠害全身矯世厲
俗清泉洗耳紫芝充腹獵犬自烹冥鴻不復矯矯高節
悠悠從來漢之戾國晉之愍懷江充厚誣賈后雄猜先生不
至孰為來哉昏亂之世廢立不已操欺孤兒莽抱孺子
成既自我權亦歸已先生不來大事去矣蒼野我我祠
荒薜蘿遺像在斯德音可歌清風凜凜素髮皤皤永懷
貞遯刻石山阿

西嶽廟碑

有銘

楊昭儉

惟天惠民五嶽分其職辨方正位太華鎮乎西所以四
象平興金德應收成之令八卦迭代兌宮開潤澤之門
太白明而寰海烟收涼風至而乾坤氣爽觀其三峯如
畫羣山若拱峭壁直立仰之者不覺神驚秀氣下廕望
之者惟知目眩高掌遠蹠出函谷之東關少陰用事祐
全秦之大野膏腴具而三川綺錯潤澤流而八水星馳
雲霞噴薄而垂陰金石晶熒而發彩仲秋出狩明標乎

舜典四望展祀光揚乎周禮西成告瑞生民繫造化之
權一禱虔誠歷代重馨香之薦荷我應天廣運聖文神
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以文明清四海以勤儉示天下
仁如愛日其恩煦嫗焉惠如甘露其澤普濟焉百揆無
擁而振舉五刑不撓而欽卹授民以時令神實助之勸
民以農耕神得佑之太平之基不勞而致然後舉隆典
秩無文首議廟貌特加修建闡舊規而從新製起卑陋
而為顯敬土木之制盡其壯麗帝曰以人民受賜而推

謝於神貺為人民祈福而嚴奉於神府乃益樽罍乃盛
俎饌豆籩之品加其等脯醢之列增其數薦奠之誠古
無與比將命實錄揭於豐碑夫何微臣虔應上命但欲
使德垂聖主岸為谷以無遷祀貴明神海為壑以不變
碩言柔翰徒用厚顏為銘曰明星之下太華之疆聳躍萬
仞神明一方兌曰麗澤秩為白藏奠我西夏實流耿光
爰有神明宅於喬嶽惟正直兮斯在故蒸黎兮所托我
后所以搜隆典秩無文撤卑陋之舊制兮繚垣匝野構

顯敞之新規兮高楹宰雲神兮神兮所當揚厥職而顯吾君
禦災捍患兮福吾生民

重興岐山文憲王廟碑

有銘

游淑

乾道儲精星辰闡其耀坤元孕秀嶽瀆成其形稟其精
鍾其秀不星辰不嶽瀆化而為人是为聖者則憲王
其人也王德巍巍道恢恢周流乎百行範圍乎衆善如
其聖如其聖方其為子篤仁而孝突而弁兮冠冕諸子
近事武王乃清王室謂天討不得不行大鉞一麾則諸侯

爭先馘紂矣謂實命不得不救植壁昭告則王疾翼日
乃瘳矣至其後武考既崩而鼎業未安旌搖旆贅王乃
慨然為憂攝政踐祚而治奈何讒飄山謗薰天謂弗利
孺子而四國流言市虎之疑既成東山之征莫返桃蟲
肇而集于蓼鴟鴞悲而毀我室然忠赤在已不厄不昭
天變俄彰朝廷盡弁金滕既啟王泣賜還豈歲寒然後
知松柏之後彫也至如伊摯聖臣也殊勲丕業格于皇
天而王與之比肩故世稱伊周伊周在嗣君與在社稷

亡伊周先亡既周既伊變亂潛襄不伊不周姦逆橫流
孔子聖人也金聲玉振集厥大成而王與之齊名故世
稱周孔周而孔作之述之孔而周王道誕章周孔道行
天下文明周孔道謝萬古如夜吁大哉之至於斯也子
則孝弟則悌臣則忠道隆乎一代言楷乎萬世天下之
能事畢矣聖人之人倫至矣記曰後世雖有作者虞舜
弗可及矣淑請續其說曰後世雖有人臣文憲弗可及
矣信夫岐山太王邑周之地也以其故邦為建王廟旁

按鳳鳴之崗中穴潤德之泉地幽勢阻萬木森列憑高縱觀寸寸古色其神宇之所宜處也往年安定御史李公守節嘗宰是邑公龍游學海虎守聖門嫉誕說若探湯尊王道比軻愈先是有贍廟田十餘頃久之耕者侵之既公患之未有以覺舉適有黃冠者私詣上府市斯廟以作道觀行且以牒公聞之大怒曰吾可以并按若屬矣呼黃冠至責曰若敢唐突底柱耶叱吏縛冠繫於獄言狀聞府府以聞按察司按察是公下其事令理

決之公即正冠之罪而褫其膀並贍田一為改正其具
存焉今縣令岐陽侯究心先聖學胸良吏才三輔藹仁
化之稱朝廷屬表選之望矣下車之初悉聞其事乃歎
曰王之廟日月也不幸而為冠所毀日月之蝕也幸而
為公所復蝕而更明也使他日復有毀之若冠者則縣
令之責也縣令之責而不先刻之石終無以為質也於
是錄其本末咸刻諸碑將使膺是責者以李公去邦為
已任以黃冠肆欺為常誠三軍之帥可奪也去邦之志

不可奪八佾之僭可忍也肆欺之罪不可忍斯張侯之心歟遂得新廟貌緝殿廡構三門而隆威嚴建碑亭而萃衆作俾淑鋪辭以垂不朽淑也才微識淺敢辱斯述伏願詠鬼神以空文佞佛老而曲筆較其所取猶無媿焉則何敢辭銘曰曲阜舊宅魯王欲毀一聞天音驚悸而止文憲廟貌黃冠潛移李公力拯扑而植之莫耶指日物不可蝕飛廉決氛復見太極猗歟張侯克大芳猷著於貞石何千萬秋凡百為令勿忘翼聖尚監茲文以

為龜鏡毋使廟污毋容冠欺李公之志張侯之規岐山
蒼蒼渭流洋洋神宇儼然岐渭之陽

吳嶽廟碑

閻仲卿

惟汧隴之南極有山曰吳嶽五峯削成屏列環異雲霞
韜映秀氣中出且咸秦輿邑西望益都羣阜交立形勢
多殊噫混元融結之意於茲而拔乎其萃也其下東設
巖祠古今常享宜符幽贊誠非溢語而又尊嶽之號顯
諸方志故畧而不述在昔李唐天寶中封成德公清泰

二年備冊命昇靈應王至今文簡存焉洎乎聖朝每歲
立秋降服次方嶽之禮以三獻祭之仲卿景德四年冬
罷太華守奉詔復理於是邇來年秋躬詣廟宇躡階之
際四顧蕭條堂殿傾摧風雨不蔽况人寰之內綽有嘉
名水旱之患民所翳賴何斯陋矣豈弗欽哉歷代相承
但因循而已興替之道諒偶時焉仲卿敢不潛啟精誠
覩縷事狀奏發聞上尋乃允俞衆選攝州司馬范秀兼
廟令以專掌之及諸工雲集月無虛日鑿山就平累土

成室惟新制度經營倍力數邑供用餘襍方畢自大殿
周於廊廡等別創一百五十三間無大無小以丹以雘
飛甍架空窓牖如織至於奇花異草之栽珍禽怪石之
類率非舊物亦自遠而致蓋規模於金天氏之下館耶
而後瞻仰之徒俱駭心目聰明之貴不染風埃儼如在
之容助鴻鈞之化重樓向日與金碧以兼高綵帳凝烟
對風光而永固足使清風凜然徽音不墜雖陵谷亦云
變勒貞珉之可觀仲卿遂操觚染翰恭而書之庶知來

者表一時之事耳

修太史公祠碑

尹陽

太史公為記錄之宗表表而矜文辭者皆不能出其囿
吾得觀其書矣至於廟像冢藏之古吾弗得而見之宣
和七年秋予始官韓城尋遺訪古乃在少梁之南芝川
之西得太史公之遺像焉予咨嗟而致式之因低徊周
覽則棟宇其傾頽階祀其卑壞埏隧其荒弗惟是享嘗
缺然不至予乃愀然發喟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司馬公

文為百世之英而所居不能蔽風雨學為繼述之源而
所藏不能去荆榛今洪河汨流漾乎前也中條崛起峙
乎東也河嶽深崇氣象雄渾公文實似之而冢廟卑庠
如此其不稱公之辭與學也甚矣猶不為邦人之恥與
予乃率芝川之民擇其淑避而好事者凡一楹一桶至
於瓦甃門疏之用悉以資之即公墓為五架四楹之室
又為複屋以崇之既宏既完矣於是直榮光之輿覘禹
鑿之山面汾陰之睢縱望遐觀豈不快哉嗚呼惟公之

文大肆於炎漢之間馳騁於千世之前其力勳屬實幹
造物欲舉而悉之吾所不敢動吾喙觀其下葬於茲豈
非洪河巨嶽實稱公之文也哉乃作述事享神之歌俾
邦人習之歲時以樂公之神其詞曰公詞有如黃河流
黃河吐溜崑崙丘上貫星躔經斗牛下連地軸橫九州
崩崖搏石轉洑流騰烟跼霧飛蛟虬邇來宏放三千秋
班沿范襲非公儔公鑿混沌開雙眸力敵造化窮冥搜
公祠慘淡連古坵薨摧瓦落風蕭颼我獨來兮為公愁

新公祠兮去榛杞殺甚豐兮酒甚旨民髣髴兮公燕喜
韓之原兮山之趾雲亭亭兮河瀕瀕公之來兮歲豐美
雲為車兮飈為轡公之來兮福滂被雲滅沒兮風不留
公曷往兮俾我憂

鄆縣明道先生廟碑

有銘

明 王鏊

聖賢道被天下萬世而深於過化之地鄆為縣介京兆
西南宋嘉祐間明道程先生嘗主其簿其南山白雲紫
閣高冠谷長嘯巖凌霄峰皆嘗徧覽題咏遺刻往往猶

在庭有巨槐相傳為先生手植其辨藏錢止佛怪興水利諸政猶赫赫在人自今而言先生之道在萬世不獨行於鄠自當時而言先生之道不得行於天下猶幸行於鄠鄠固先生過化之地哉自宋理宗朝從祀之典徧天下亦非獨鄠也而其流風餘惠在鄠尤深迄今三百餘年鄠之一草樹一禽魚一泉石猶起敬生愛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而廟無專祀人奚以慰弘治二年沁水李君瀚以監察御史按陝行縣至鄠則命所司治之

八年復莅茲邑顧瞻廟宇庠隘楹樸弗稱初意時邑陵
楊君一清以憲副董學正於陝議以克合命知鄠縣事
房嵩撤文昌舊祠以拓其址作祠五室周垣外繚重門
中伉黝聖主潔像設孔肖憲副謂予文其事於碑以示
來者蓋自孟子沒而斯道絕先生兄弟起千四百歲之
後獨得不傳之妙至於今雖遐荒絕徼咸知誦程氏之
書而先生所得之妙則有不在言語者矣固非鑿之所
能贅述也獨二君協心一力表尚正學激起頽俗使鄠

之人穆然如復覩卿雲霽月之度被和風甘雨之澤其
無異於親臨而炙之者乎二君可謂知所重矣故附書
之銘曰有嚴學宮祀事孔時新廟再登維鄩之思伊昔
夫子蒞我鄩人辨奸折獄唯誠與仁孔孟既沒道墜何
啟天續斯文生兩夫子唯兩夫子尊自遐方豈伊鄩人
俾也可忘南山巖巖白雲在天夫子遠矣何日來還

修周文武陵寢及周公太公墓祠碑

有銘

孔天胤

咸陽之北畢原之上周文王武王之陵在焉而周公太

公之墓亦在於是蓋自歷代以來世世崇祀載在典冊
舉莫敢廢元季弗絃典禮堙昧兵燹之後畧存遺蹟而
已明興統天範世咸五登三惇禮右文鑒周為烈故洪
武之初於天地帝王山川岳瀆賢聖功勲之祀咸事表章
升中告望百神允懷維是陵寢實弘創構兼置守塚四
家爰勅有司奉守勿替憲臣省覽務時脩葺所以昭當
代禮樂之光而保先王本源之舊洪熙中嘗葺寢廟增
建殿門齋宮歷成化弘治正德之間累有修增而祠祀

周公則成化十六年始祠祀太公則正德九年始云嗣
時厥後有司因循成事漸致傾圯嘉靖二十八年監察
御史桐城盛公汝謙令縣吏補治明年監察御史濡須
劉公崙代至飭興茶馬宣闡風猷訪豐鎬之故墟追雅
頌之遐業展禮陵墓徘徊屋垣謂頽簷壞壁逼陋被野
甚非所以幽妥神靈明肅裡祀內之周旋駿奔外之禁防
樵牧乃自發公府之藏若干金檄分巡道行縣悉修歲
之於是文陵丕顯之殿武陵丕承之殿及門廡坊牌咸撤

易舊敞加飾新美二陵周圍繚以廣垣比舊增廓通計百餘丈沿東故址建更衣亭三間西建庖廚一所又因故齋壇建道院房九間其軒廊嚴靜蓋儼乎若二聖雖雖然肅肅然競競然之在其上也又表周公太公之墓各題一碑墓上周故有祠隘乃修廣之而扁其堂曰太和宇宙其大門坊牌無弗整葺周圍垣之計丈百有七十而魯公伯禽之塚入焉太公祠圯矣乃更建堂三間而扁曰武成門垣之築蓋差簡於周有俟於後云要之

軒廊嚴靜亦儼乎若二公几几然桓桓然之在其旁也
功不干時財不損下經始落成無廢多日尚亦靈臺之
意矣落成之辰七月初吉適公按節來縣乃精意潔牲
躬申祭告時分巡副使張渙方督視厥成及分守叅政
天引咸以執事得附拜瞻郡縣吏民學官弟子咸從樂
嘉觀知縣孫湛礮石請銘用紀鴻造公以天引嘗祇文
學之役遂令述之子貢有言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其
大者夫不識其大孰能修舉之如斯其辭曰洪荒既判

神聖有作遐哉莫考二帝維鑠守道執中三王一之禮
樂明備維周緝熙是為顯承佑啟無疆成以元聖翊以
鷹揚開世淑民以養以訓正德厚生大化大順幽厲弗
繇降於戰國及無道秦禮器猶識文不喪天代纂其徽
之綱之紀是馮是依我明時憲萬邦作孚肇禋弗替奕
寢勿渝敬恭侍史肅將有虔省覽隳缺又用植埏門墉
崇崇殿堂業業祀有攸容靈罔弗愜純嘏况臻敷錫保
和民用秩秩士也戕戕維畢之原維周之道君子式尊

式修維好曰識其大典禮會焉紀載勒銘以啟後賢

梁敏壯公崇祀名臣祠碑

本朝
李因篤

粵稽古褒德酬庸之典榮哀備極廟朝而生有方
蒞官有地士大夫追叙生平遺烈祀之瞽宗曰鄉
賢曰名宦世世勿絕尤鉅者則特陟名臣祠比隆
孔庭有堂上之豆籩合享宗功有配食之元佐也獲
與其列代止數人必身繫安危任兼將相名德至
重為當代所景行捍患禦災奕禩永賴徵諸祭義

而不愧乃今得少保梁公馬公諱化鳳字翀天一
字澧源吾陝西長安人弱冠補諸生聲噪甚值有
明末造流羽日張慷慨棄儒自請學使者改隸武
籍隨舉於鄉

大清受命肇科成順治三年進士授山西大同府陽和
高山衛守備陞大同掌印都司加三級遷遊擊進
副總兵都督僉事江南蕪萊副將管叅將事遷寧
國副將陞蘇松總兵進左都督太子太保授三等

阿達哈哈番世職陞提督進江南全省提督授三等阿思哈哈番世襲八次公長身個儻音吐甚宏雄鷺沈深好謀善斷初繇裨校戮力戎行剪逆渠平通寇能以少擊衆所向無前南北並宜戰攻互用積其功閱史不勝書畧載吳學士駿公所撰壯猷紀中姑不具述惟是雲中姜瓖之叛值版圖初定山西為京師右臂大同被邊變起倉惶全晉皆搖公乘塞上一小障所將不過數百非有葭莩之

契爪牙之足憑也而奮其孤忠披荆棘以從諸王
蒙知旅謁遂叅密畫委前茅摧鋒陷堅諸將咸出
其後期年之內大憝就誅颺發電馳大小七十七
戰晉地悉定夫晉與秦脣齒之國河上揚氛矢逸
及關不逞之徒潛相扇誘賊壘去西安三百里微
公即嶽輔間伏莽堪虞捲西北以踞上游事尚可
言哉故論公血戰之勲著於山西而受庇在秦晉
磐石在社稷矣比公建牙江表仍際海波鄭成功

張名振狡焉狂謀先後連數十萬艘空巢穴入犯
公初入蘇特攝而換任制東業奉

新綸既至崇明有高橋土城之捷已足謝三吳而去公
則曰緩追佚獲藉口越之簡書是便已自營也而
搜勦平沙之策始決故舟山之內指不詭於浮言
小洪之築隄不諮於制府及鎮蘇有命帥水師進
階橫海一軍屹然勁旅其後成功親驅風鷁直闖
江寧賴公鼓擢飛臨用三千人破賊數十萬成功

僅以身免船艚焚湯無遺嗟乎賊沮洳跳梁萬分
何慮然苟將牢弗擊致徭彊江湖詿誤吏民必多
至於不獲已而用兵則東南勞費巨億肝腦塗地
又不知幾何故遡公之功方諸光弼中渾而識者
謂崇明墨守永奠江淮不徒繫一城也善乎吳學
士之論曰公之渡桑乾下句注揚武青陂白道之
上張耳之禽夏說絳侯之斬陳豨也定西河平上
黨耀兵雀鼠之谷振旅天井之關武安君之走馮

亭淮陰侯之襲魏豹也大航救至東府城開白石
鑱其空屯赭圻掃其餘燼陶士行之誅蘇峻李藥
師之破輔公祐也龍江戰氣鴉浦軍聲窮寇逞五
火之攻孤城保三沙之固楊越國之追高智慧王少
保之取邵青也又稱公智勇有餘畧不世出而歷
舉古之名將若莫罄於名言予猶備考其勲猷觀
其所樹立而推本於用心之獨至曰忠曰誠夫忠
者事君之先資而誠者臣子所以貫金石孚君親

洋溢乎智名勇功之間率是物也公為裨校聲出
大將之右為大將身在士卒之先良由自矢忠貞
屢鬪畢勝而究其涉水不濡入火不焚冒礮石而
不傷刀箭之瘢徧體犁犁若畫汜於脫險而必濟
則一誠為之根柢緬仰公之德音槩此矣至孝友
端亮萬鍾之祿養渥二人五色之光

恩貶三世而公兄翀霄君優游泉石拊背暮年四子長
君鼎

御前侍衛

予告仲君鼎蘇松水師總兵都督同知叔君鼎廣東惠潮兵巡道按察司僉事季君鼎官蔭候選諸孫長祚昌世襲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仲祚晟長安庠生餘俱幼庠序黨塾之中彬彬矣極人世之遭逢擅天倫之樂事亦孰非積誠之效作忠之基哉公薨

皇上震悼輟朝贈少保賜諡敏壯山西江南兩省祀名

宦者數十區陝西祀鄉賢士大夫謂未足酬公休
烈也合詞上請進主祐於名臣之楹萬人歌泣相
聞信稽之興誦而孚徵諸祭義而不爽者予叨長
君宿契屬記豐碑若公自盛壯登壇老於戰陣干
戈既靖輕裘緩帶日與賓客飲酒賦詩著作等身
又諸疏草條議禁令並已刊行世而崇儒重士月
課觀風咸有成書與前後所得

誥勅獎勞之文俱藏於家其築平沙隄因得墾田千餘

頃資灌溉並收其薪芻佐軍金山衛一帶捐俸修堤數十里而遙農桑歲稔嗣憫淮揚水患捐米千餘石賑飢各載貞珉不能備錄也予更撮其大指賦古體以妥公靈其詞曰於維少保世系吾秦三峰鍾異乃降偉人涵輝東序衍國之賓遭時不造小絀大伸艱難用武敢庀其倫前繻可棄雜珮為親遂掇鄉射公車在甸

天眷初輯輦科俊民乃叱戎車高山紫塞蒞事崇朝陰

雲晝晦夫何狂且肆彼頑悖千里傳烽燧茲宵曩
帝赫斯怒諸王畢會儔奮顏行獨公入對策險臣趨塞
旗致艾羣目攸屬迅飈掃介公戈所指電激星煌
如哮猛虎駭束羊獐殺賊如草無聲有光徐瞻公
至漬血盈裳七十餘戰爰綏晉疆王朝行壘徧親
敵場稱公之勇信不可當露布夕奏

恩綸是彰起騎都尉超遷督并暨王軍中頻錫寵讌
之章服爰及錦褱寶馬麗刀如金篋箭樞曹推轂

未竟厥撰謂公壯畧南北皆擅濟川須才卜諸衆
彥將舒培風歷試乃見海陬遺孽鼓浪跳澌張帆
入寇震我嘉師公適改漵會逢其時拯危自任遑
飾於辭敵舟雨集公曰驅之燎原何懼葭葦在茲
艚艚立盡鷹鷺同啗江淮遐奠永繫我思公賀賊
平疊聞

優詔進公宮銜帥週南輿世掌虎旅親居前導彤盧文
駟燦列七校歿為明神陪食

太廟邈初暨官宗祏同耀載叙膚功名臣肅告長修豆籩
不毀不祧

東山記

唐
張說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修文館大學士韋公體含
貞靜思叶幽曠雖翊亮廊廟而緬懷林藪東山之曲有
別業焉嵐氣入野榛煙出谷石潭竹岸松齋藥畹虹泉
電射雲木虛吟恍忽疑夢間闕忘術茲所謂丘壑夔龍
衣冠巢許幸溫泉之歲皇上聞而賞之乃命掌舍設帟

金吾劃次太官載酒奉常抱樂停輿輦於青靄佇翬榆
於紫氛百神朝於谷中千官飲乎池上緹騎環山朱旆
焰野縱觀空卷途歌傳壑是日即席拜公逍遙公名其
居曰清虛原幽棲谷景移樂極天子賦詩王后帝女宮
嬪邦媛歌焉和焉以寵德也加以中宮敦序謂我諸兄
引內子於重幄見兒童於行殿家人之禮優棠棣之詩
作於是實其筐筥下以昭忠信之獻貢其束帛上以示
慈惠之恩朝野歡并君臣義洽夫飛翠華歷茨嶺至道

之主也紆紫綬期赤松素履之輔也千載一時難乎此
遇故兩耀合舍衆星聚德雅道光華高風允塞寒谷煦
景竅崖潤色猗歟盛事振古未有篆之元石貽代厥後

司徒岐公杜城郊居記

權德輿

司徒岐國公以盛德相三朝以大中數五教帝載叶龢
太階躋平既致用於方內亦宅心於事外神京善地啟
夏南出凡十有六里而仁智之居在焉縈迴巖巖左右
勝勢徑術委迤於木杪臺亭巉巖於山腹下崇岡冒青

蒼步履平夷以至於堂皇四敞賓榻中容宴豆孤齋閒
館幽槩隨之乃開洞穴以導泉脉其流泠泠或決或渟
激而杯行瀑為玉聲初蒙於山下終匯於池際白波淪
連繚以方塘輕艫緩棹汭洄上下見烟霞澄霽之狀魚
鳥飛沈之適濯於潺湲風於碧鮮紅葩火燃素英雪翻
芊綿葱蒨杳窈迴合含虛籟以四達遡清輝而交映故
其休沐燕息盍簪投轄則有鳴珮拖紳宗公雋人金閨
玉堂之賓淑姿修態流光含睇迴風遏雲之藝中飲笑

朴交歡擊節不知公相之為貴適其適故也易坤之說曰
君子以厚德載物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惟公以德
受福故光明昌大每溫室宴見一人尊禮而不名故其
代天工斷國論卓爾以冠羣后暨夫暇日之戾止於斯
也則暢天理棲顓氣脩然以遺萬物其無方歟其不器
歟昔子房赤松子之遊且非代教安石東山之賞僻在
下國豈若公密贊化育內諧恬曠如春之仁如樂之和
以君臣之交感薰動靜之極摯從古已還無公比焉公

之華宗自漢建平侯徙杜陵三守本封幾乎千祀故城南墟里多以杜為名逮今郊居不忘厥初又以見積厚流澤此焉回復且公之心無町畦壽若岡陵昭融烜赫未始有極德輿謬陪衆君子升公之堂嘉招盛集靡間弦晦以衆美之不可以不紀也承命遽書刻於巖石云

館驛使壁記

柳宗元

凡萬國之會四方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於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

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於甸服而後
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
重自萬年至於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
自華而北界於櫟陽其驛六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
自灊而南至於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
自長安至於盤屋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
陽自武功西至於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
隴關自渭而北至於華原其驛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陽

而西至於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於闕由闕之內東而會之以至於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饌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厯十四年始命御史為之使俾考其成以質

於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
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
復於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
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
受俸二萬於太府吏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
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於上始
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
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以韓氏為

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興州江運記

前人

御史大夫嚴公礪牧於梁五年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鰲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

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於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地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抵於成州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運夫畢力守卒延頸嗷嗷之聲甚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

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於君而育斯人其可
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僦工由是轉巨石
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醢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
之下易甚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
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
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
里一瞬既會既遠澹為安流烝徒謳歌枕卧而至戍人
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酌德致

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
器備甚殫饑饉昏札死徙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
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
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
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為防膏我稻梁歲無凶災家有
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杠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
皆以戎隙帥士而為之不出四人之力而百役以就且
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

敦尚儒學挹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於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史起興歎白圭壑鄰孟子不與公能平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碣工勒石存之用永憲於後祀

曲江池記

歐陽詹

水不注川者在藪澤則曰陂曰湖在苑囿則為池為沼

苑之沼囿之池力墾而成則多天然而有則寡茲池者
其天然歟循原北峙迴岡北轉圓環四市中成坎窞寥
廓港洞生泉喻源東西三里而遙南北三里而近當天
邑別卜繚垣未繞乃空山之樂曠野之湫然黃河作其
左塹清渭為其後洫褒斜右走太一前橫崇山濬川鈞
結蟠護不南不北湛然中渟西北有地平坦彌望五六
十里而無窪坳紫蓋凝而不散黃旗鬱以常在實陶鈞
之至造化之工沙汰一氣之辰財成六合之日既以礪

确外為寰宇敞無垠壑以居億兆又選英精內為區域
東以襟帶用宅君長若人斯生支體具矣有心以繫其
神焉若堂斯考廊廡設矣有室以處其尊焉彼如紫蓋
黃旗之氣蓋陶鈞造化者用宅君長英精之所耶夫物
苟相表裏制必同象泄夫外則廓以靈海導夫內則融
乎此湫歷代帝王未得而有豈降巢室土之後聯綿千
百之代建卜都邑不欲合夫天意而居乎將天意尚同
根深蒂固可與終畢者而命處乎故涸於有隋比我皇

唐之存孕詔其季主營之以須焉揆北辰以正方度南
端而制極墉隍劃趾勾陳定位地迴帝室湫成厥池既
由我署纔成伊去真主巍巍龍蟠虎踞爰自中而軌物
取諸象以正名字曰曲江儀形也觀夫妙用在人豐功
及物則總天府之津液疏皇居之墊隘潢汙入其洞澈
銷涎聚以下澄汙盪隨其佳氣蕩鬱攸而上滅萬戶無
重脰之患千門就爽塏之致其流惡含和厚生蠲疾有
如此者皎晶如練清明若空俯睇沖融得渭北之飛雁

斜窺澹汙見終南之片石珍木周庇奇花中縟重樓天
矯以縈映危榭巉巖以輝燭芬芳蔭潛滉漾電凝凝烟
吐靄泛羽遊鱗斐郁郁以閑麗謐徽徽而清肅其涵虛
抱景氣象澄鮮有如此者皇皇后辟振振都人遇良辰
於令月就妙賞乎勝趣九重繡轂翼六龍而畢降千門
錦帳同五侯以偕至泛菊則因高乎斷岬褰襖則就潔
乎芳沚戲舟載酒或在中流清芬入襟沈昏以滌寒光
眩目貞白以生絲竹駢羅緹綺交錯五色結章於下地

八音成文於上空
碑鞫沸渭神仙
奏鈞天於赤水
黠鵠數俞天人
曳雲霓於玄都
其洗慮延歡俾
人怡懌有如此
者至若嬉遊以
節宴賞有經則
纖埃不動微波
以寧熒熒淳淳
瑞見祥形其或
淫湎以情泛覽
無數則飄風暴
振洪濤噴射崩
騰駱駝妖生禍
覲其棲神育靈
興善懲惡有如此
者某幸因受遣
觀光上國身不
佞而自棄日無
名以多暇詢奇
覽物得之於斯
矚太始之元造
訪前聞於碩老
天生地成之理
識之於性情物
儀人事之

端徵之於耳目夫流惡含和厚生蠲疾則去陰之慝輔
陽之德也涵虛抱影氣象澄鮮則藻飾神州芳榮帝宇
也洗慮延歡俾人怡悅則致民樂土而安其志也棲神
育靈興善懲惡則俗知所勸而重其教也號惟天邑非
可謬創一山一水拳石草樹皆有所謂茲池者其有謂
之雄馬意我皇唐須有此地以居之有此地須有此池
以毗之佑不仁之亭毒贊無言之化育至矣哉以其廣
狹而方於大則小矣以其淵洞而論夫深則淺矣而有

功如彼有德若此代之君子蓋有知之而不迷令民無
得而稱焉輒粗陳其旨刊諸石庶元元荷日用之力也
貞元五年歲在己巳夏五月十五日記

邠州節度使院壁記

李直方

自西漢始置幕府得顯辟士其聘舉之盛與公府置吏
王國命官為比於是有班固傅毅崔駰蔡邕陳琳阮瑀
之徒出焉大抵多巡禦封畧經叅戎事居無恒處秩靡
常品故命之曰賓國朝篤方岳之任慎求其佐班以職

貢為之定制或辟自諸侯或降於朝廷皆命於天子其所司也調政教之和策軍算之秘出入聘覲應對賓客其立署也行有戎次處有公堂與方伯周旅彌縫潤色而已王畿之腋劃為巨防外殿朝那作捍西疆中拱皇都以臨諸夏漆沮之仁既遠華夷之俗相狎非壤材英傑莫典封守非莊明純固莫叅毗佐六年春皇帝勞韓侯牧圉之勤俾尹西夏申命御史中丞王君等九人為之使介既而師貞於律農勤其功惠和威武澤浸火烈

孟秋述職耀兵河塞亭障蕭條千里宴清然後用虎旗
蛇矛定功於蒲入覲皇都增秩受賜旋師舊服勲明德
舉非元臣雄畧能賢嘉績茂用濟此先是尚父郭公開
府是邦搜賢勿貳駿乂咸集不十數年持樞衡治邦憲
司誥命者咸布職於清朝今韓侯亦能詳延端士輔相
威德是府將來宜為俊賢之郊數榮達之閭闕衛多君
子邠其有之夫敬其事則命始春秋之誼也是邦當徵
號朔方而以名師建為三郡肇基於我師事舉德宜始

韓侯

此記舊題於堂之北牖慮他日文字湮滅作者之文莫傳達刻石以紀之

中渭橋記

喬潭

自鳥鼠穴者茲水廣矣依鳳凰城者茲橋壯矣水朝巨海而不竭橋通大路而居要不然豈自秦至我唐六千甲子而獨存也稽厥弘道率茲帝圻候天根之見當農務之隙司金司木鳩而積也水工木工速而至也揮刃落雪荷鍤成雲京兆尹紫綬而董之邑吏墨綬以臨之遠

通子來結構勿亟無小無大咸稱天休經之營之不愆
於素丹柱挿於坎陷朱欄赭而電炫乃虹引成勢猶雀
填就功連橫門抵禁苑南馳終嶺商洛北走滇池廊時
濟濟有衆憧憧往來車馬載馳而不危水潦起漲而轉
固人思啟者吾其能濟赭赭赫赫轟轟闐闐且周穆之
駕黿鼉振千祀也東明之聚魚鰲稱一時也孰若我由
之而必達憑之而必安若以匹敵夫何遠矣潭遂因行
邁覩茲崇飾將刊石以表迹敢搦札以紀事赤奮歲流

卷九十一
火之月也

重修漢未央宮記

裴素

皇帝嗣位之年衆靈悅附日月所照莫不砥礪是以遠
夷慕義琛賁鼎來用文明以為理洞風露之所啟草木
茂暢山川景清擊壤鼓腹莫識由乎帝力嘗因勝日聖
思閒遠倦大厦之講習想鮮原之遊行乃命法駕備宮
馭細草迎輦神飈引衣超然肆行造適自得視往昔之
遺館獲漢京之餘址邈風光以遐矚眇思古以論都襟

靈洋洋周視若感者久之於是召左護軍中尉志弘指
示之曰此漢遺宮也其金馬石渠神池龍闕往往而在
朕嘗以古事況今亦欲順考古道訓齊天下也至是遐
歷恍然深念且欲存列漢事悠揚古風耳昔人有思其
人猶愛其樹况悅其風登其址乎吾欲崇其頽基建斯
餘構勿使華麗爰舉舊規而已庶得認其風烟時有以
凝神於此也於是命工度材審曲面勢裁成法度以就
斯宮攢櫨栱密玉石碧瓦龍錯層軒烏跂崇墉粉靜璇

題月照舒廊四注以雲委隆臺分據而山屹蟠虬蜿蜒
鱗動栢桷蹲獸却騁姿雄欄檻宏袤乎豁達跨臨乎涇
渭綠竹凝遠繁松藹深奇樹流光丹墀迴繞於是辟戲
馬之廣場開遠日之閒館天地景新山川勢重迴大華
之秀氣列終南之翠屏九峻巖嶭而固護八水分流以
縈帶而又揚太液之波繚周帝之垣原隰成文丹素含
華翼樓杳以分飛雄虹直而中跼神機一發廓若懸寓
祥煙瑞彩鬱鬱葱葱瞻迴途以下濟撫璇璣而高視見

秦川風物漢原邈遙感前王興廢稼穡艱難吾君用此
鏡是非閱思慮豈獨恣耳目縱遊翫也凡殿宇成構揔
三百四十九間工徒役指萬計武夫奮力將有成規然
而材匪藻稅塗惟儉靜經之營之不日而成也按漢史
高祖初定天下悅卜洛之邑為天地之中有周室遺風
將都之婁敬諫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不可居也夫
洛陽四戰之地豈若秦川天府之國山河形勝正百二
之勢乎高祖是日駕如長安其後七年北擊韓王信相

國蕭何居守營未央宮因龍首山作前殿建觀闕街道
周圍七十里臺殿四十所帝還見之怒曰何治宮室之
過度也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德帝
悅而就居焉自漢元年乙未歲至聖唐會昌元年之辛
酉凡一千四十有七年矣其傾頽毀圯悠然邈然竟無
有存焉者我后緬慕古昔之興時即其舊而新是圖築
摧基而繩修木不侈不約巍然嶷然時以通覽無方周
視有截則有若志弘奉聖君之旨也明年上親見祖考

郊天神雪灑川原塵清城闕陽和風扇綠野烟澹是月也三辰承初以表無事上乃顧新宮迴玉輦列騎雲動彩仗天旋造於未央俯仰周視肅威神而煌煌遊焉息焉容與說懌晴山屏開以四達故城巉然而隱嶙鮮風美景薰然入座上從容言曰吾今建是殿且錫之以嘉名名其殿曰通光其東曰韶芳亭其西曰凝思亭乃立臯門曰端門其應門題曰未央宮不忘好古也乃命侍臣曰爾為我記之刻以貞石傳示乎不朽臣素任當承

旨不敢固讓拜舞而文之時會昌元祀濡大澤之明月也

新開白水路記

宋雷簡夫

至和二年冬利州路轉運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以蜀道青泥嶺舊路高峻請開白水路自鳳州河池驛至長舉驛五十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具上未報即預畫材費以待其可明年春迺與州巡轄馬遞舖殿直喬達領橋閣并郵兵五百餘人因山伐木積於路處遂藉其人用

訖是役又請知興州軍州事虞部員外郎劉拱總護督作一切仰給悉令為長命簽署興州判官廳公事太子中舍李良祐權知長舉縣事順政令商應程度遠近按事險易同督斯衆知鳳州河池縣事殿中丞王令圖首建路議路古縣地且十五餘里部屬陝西即移文令圖通幹其事至秋七月始可其奏然八月行者已走斯路矣十二月諸功告畢作閣二千三百九間郵亭營屋綱院三百八十三間減舊路三十三里廢青泥一驛除郵

兵驛馬一百五十六人騎歲省驛廩鋪糧五千石畜草一萬束故事役夫三十餘人路未成會李遷東川路今轉運使工部郎中集賢校理田諒至審其績狀可成故喜猶已出事益不懈於是斯役實肇於李而遂成於田也嘉祐二年三月田以狀上且曰虞卿以至和二年仲春興是役仲夏移去其經營建樹之狀本與令圖同臣雖承乏在臣何力願朝廷旌虞卿令圖之勞用勸來者又拱之督役應用良祐應之按視修創達之採造監領

皆有著效亦已陞擢至軍士什長而下並望賜與以慰
遠心朝廷議依其請初景德元年嘗通此路未幾而復
廢者蓋青泥土豪輩唧唧巧語以疑行路且驛廢則客
邸酒壚為棄物矣浮食遊手安所仰耶小人居常嘗爭
半分之利或睚眦抵死况望要路無有在家遲行人一
切之急射一日十倍之資顧肯默默耶造作百端理當
然爾嚮使愚者不怖其誕說賢者不惑其風聞則斯路
初亦不廢也大抵蜀道之難自昔青泥嶺稱首一旦避

險即安寬民費斯利害斷然易曉烏用聽其悠悠之談
耶而後之人見已成之易不念始成之難苟念其難則斯
路永期不廢矣簡夫之文雖磨崖鏤石亦恐不足其請
附於尚書職方之籍之圖則將久其傳也

游玉華山記

張岷

宜君縣西南四十里有夾道而來者玉華也其南曰野
火谷望之如爨烟而莫知其所自也野火之西曰鳳凰
谷則唐置宮之故地也蓋其初有九殿五門而可記其

名與處者六其正殿為玉華其上為排雲又其上為慶雲其正門為南風南風之東為太子之居其殿曰耀和門曰嘉禮知其名失其處者一曰金飈門也過而覽之惟野田荒草而已其西曰珊瑚谷蓋嘗有別殿在焉珊瑚之北蘭芝谷昔唐太宗詔沙門玄奘者譯經於此其始曰肅成殿後廢而為寺云中有石巖嶄然天成下有鑿室可容數十人有泉懸勢若飛雨有松十八環其側皆生石上高可十尋端如植筆其西南有崖曰駐鑾其始

入也雙壁屹然如削石而成既至其處若視甕側有泉
飛而下如懸雨噴珠其名曰水簾稍北有崖與泉亦若
是而差小治平三年夏余與六人者來遊乃相與坐石
蔭松聽泉而飲之已而覽故宮以徘徊問遺事於田老
方囂然不欲歸而余與六人者各以事牽不可久留咸
相視有不懌之色余為之言曰夫山林泉石奇偉之觀
常在乎窮僻之處而去人跡甚遠故必為野僧方士與
夫幽潛之人所據而有也然幽潛之人知好之而力不

足以營之惟佛老之說可以動人其徒常獨力而危亭
廣廈之娛莫不為其所擅也夫以唐有天下之盛窮天下
之富建宮於此隨而廢沒而杜甫乃其時人過之且有
悲傷之感至或形於歌詩獨寺僧之徒更相傳而不息
迄於今而尚存則雖天下之力亦有屈於此與以太宗
之賢致治之美宜其久而彌傳也今諸遺老無所稱道
而彼玄裝者不過一浮屠耳然說者至為荒怪難知之
語以增大其事豈常人之情樂於放肆而易忘於中正

哉豈物之盛衰廢興亦各有時而此特其盛也與斯可
為之太息也已若夫太宗之賢天下之力猶不長有此
也則吾曹可以一寓目而足矣又何必以不久為悵哉
然荒崖窮谷崎危廢宮類此之蕭條雖累歲月未嘗有
一二人遊焉而余與六人者同時而來亦可謂之盛哉
凌虛臺記

蘇軾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
高於終南而都邑之近於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

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
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
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
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
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
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
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
蘇軾而求文以為記軾復於公曰物之興廢成毀皆不

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
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邪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
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亦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
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
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
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
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
為荊棘禾黍丘墟壠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

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
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
臺之存亡也既以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文與可畫篋管谷偃竹記

前人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蚶以至
於劒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
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者必先得成竹於胸中
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

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以子為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子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

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
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韞士大夫
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
書遺余曰幸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
之韞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
鶩谿絹埽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
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研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
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

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
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
畫簣簾谷偃竹遺余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簣
簾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簣簾谷其一
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
貧饒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遊谷中
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
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子在湖州曝書畫

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
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
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張橫渠先生祠記

宋 文禮愷

延祐四年冬十有二月朔陽陵李中從政奉紫微檄赴
邵文學掾道橫渠進謁故宋張獻公祠下盥薦畢禮徘徊
瞻顧內則鼠穴雀穿榱棟霖毀寢危神位外則豕圉
蛇數蔓葛叢棘牆壁悉傾歎息良久乃詣縣諭主簿劉

公揖請重葺以副具瞻適廣宣聖廟廡董役孔亟力不暇及越明年春始鳩工徵材祠之故壤腐者咸易之會劉丁內艱旋復中畫泊今尉楊侯粹至欣然協規僦力迄歲而功成薨窳靡煥然一新囑記於走且曰是鎮之南先生故居今皆蕪沒疑為緇黃有欲髣髴一覽不可得是祠元貞初所建陋復若此向非嗣葺日就廢矣予居鄱積年悉其事盍筆以詔永久竊惟先生以道學鳴於嘉祐熙寧間河南兩程夫子從濂溪周子學而先

生適相後先羽翼孔孟淵源洙泗著書立說垂範後世
從祀清廟以來尚矣矧其一時德業之盛則昔儒記述
之詳蓋已備列簡冊而布之天下學者至今稱闢中之
橫渠與春陵之濂溪河南之伊洛擬聖賢鄒魯茲固可
畧矣病夫俗學之士猶吝舊習或局於辭藻或馳驚詭
怪既自遠乎正大之域斯先生之書容有覆瓿之議者
天相斯文無往不復今聖天子龍飛乾造恢崇儒雅科
舉定制撫實去華源本道學體用該具天下之學翕然

向風則向之覆瓿者匪徒珍而誦之第將行其所知矣
君等乃能上體國家崇儒復古之意一新是祠展鄉曲
之敬申歲時祀事鄙人不徒擅其處吾儒亦以之而增
輝焉若夫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端同志之士瞻
拜遺像於以想見先生之丰采則其胸次興起者又當
何如也走不敢辭而辱為其記亦附管見方與君子共
勉之云

遊城南記

張禮

元祐改元季春戊申明微茂中同出京兆之東南門歷
興道務本二坊由務本西門入聖容院觀薦福寺塔南
行至永樂坊東南至慈恩寺少遲登塔觀唐人留題倚
塔下瞰曲江宮殿樂遊燕喜之地皆為野草不覺有黍
離麥秀之感出寺涉黃渠上杏園望芙蓉園西行過杜
祁公家廟出啟夏門覽南郊百神靈星三壇次杜光村
東南歷仇家庄過高望西南行至蕭灌墓讀碑由趙村
訪章敬寺基經撥川王論弓仁墓下勲蔭坡入牛頭寺

登長老文公禪堂夜宿寺之南軒已酉謁龍堂循清明
渠而西至皇子陂徘徊久之覽韓鄭郊居至韋曲扣堯
夫門上逍遙公讀書臺尋所謂何將軍山林而不可見
因思唐人之居城南者往往舊蹟湮沒無所考求豈勝
遺恨哉晚抵申店李氏園亭夜宿祁子虛書舍庚戌子
虛邀飲韋氏會景堂及門主人出迓明微以為不足子
虛道其景且誦其詩明微聞始入其奧復相率濟滴水
陟神禾原西望香積寺塔原下有樊川御宿之水交流

謂之交水西合於豐北入於渭下原訪劉希古過瓜洲
村復涉瀟水遊范公五居東上朱坡憩華巖寺下瞰終
南之勝霧巖玉案圭峰紫閣聚在目前不徒足履而盡
也已而子虛希古開樽三門寺僧子齊出詩凡數百篇
皆詠寺焉予賞蘇子美詩明微吟唐僧子蘭詩疎鐘搖
雨脚積雨浸雲容之句及讀相國陳公悔把吾廬寄杜
城之言則又知華巖之為勝也酒闌過東閣閣以華巖
有所蔽而登覽勝之真如塔在焉謂之東閣以西有華

巖寺故也今為草堂別院下閣至澄襟院院引北岩泉水架竹落庭注石盆中瑩徹可挹使人不覺頓忘俗意時子虛希古先歸院之東元醫之居也子與明微宿焉辛亥歷廢延興寺過夏侯村王白二庄林泉東次杜曲前瞻杜固盤桓移時越姜堡至興教寺上玉峰軒南望龍池廢寺過塔院抵韋趙覽牛相公樊鄉郊居迺登少陵原西過司馬村穿三像院尋舊路暮歸孫君中復之廬壬子渡潯水而南上原觀乾湫憩塗山寺望翠微百

塔子虛約有五臺而與僕夫負行李者相失遂飲於御
宿川之王渠醉還申店幾半夜矣癸丑詣張思道循原
而來詣蓮花洞經裴相舊居越幽州庄上道安洞抵炭
谷既行小雨而還復尋會景堂清談終日甲寅北歸及
內家橋子虛別焉子與明徵自翠臺庄由天門街上畢
原西望三會寺定昆池迤邐入明德門歷延祚光行道
德永達四坊之地至崇業坊覽玄都觀之遺基過岡論
唐昌觀故事既而北行數里入含光門而歸焉實閏月

十六也

京兆府學石經記

黎持

汲郡呂公龍圖領漕陝右之日持適承乏雍學一日謁
公公喟然謂持曰京兆闕閤間有唐國子監存焉其間
石經乃開成中鐫刻唐史載文宗時太學勒石而鄭覃
與周墀等校定九經文字上石及覃以宰相兼祭酒於
是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即今之石經是已舊在務
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六經石本委棄於野至

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鄩請輦入城
鄩方備岐軍之侵軼謂此非急務玉羽給之曰一旦敵
兵臨城碎為矢石亦足以助賊為虐鄩然之乃遷置於
此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地襟民居其處窪下霖潦衝
注隨立輒仆埋沒腐壤歲久折缺予欲徙置於府學之
北墉子且佯圖來視厥既視圖則命徒役凡石刻偃仆
者悉輦置於其地東西陳列明皇注孝經及建學碑則
立之中央顏褚歐陽徐柳之書逮偏旁字源之類則分

布於庭之左右如入東序河圖洛書大璧琬琰爛然盈目先是有興平僧誕妄惑衆取索無厭大尹劉公希道沒入其貲有欲請於朝以修慈恩浮圖者公即建言崇飾塔廟非古而興建學校為急朝廷乃以五百千畀之經始於元祐二年初秋盡孟冬而落成門序旁啟雙亭中峙廟廡回環不崇不卑誠故都之壯觀翰墨之淵藪也竊惟六經大人之道備聖人所以遺天下來世之意盡在於是自周末至隋千餘載之間已遭五厄道雖無

窮而器則有敝唯鑱之金石庶可以久有唐之君相知
物之終始而憂後世之慮深故石經之立殆以此也然
以洛陽蔡邕石經四十六碑觀之其始立也觀視摹寫
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可謂盛矣乃范蔚宗所見
其存者纔有十六枚餘皆毀壞磨滅然後知不得其人
以護持雖金石之固亦難必其可久此呂公所以為有
功於聖人之經而不可不書也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九
月壬戌朔二十日記

驪山圖記

游師雄

驪山溫泉自秦漢周隋相繼崇飾唐貞觀初始營御湯
天寶六載築羅城於湯所置百司公卿邸第治湯為池
沼增起臺殿環列山谷因改溫泉宮為華清宮明皇歲
幸焉殿曰九龍以待上浴曰飛霜以奉御寢曰長生以
備齋祀其他殿閣樓觀不可勝數維披圖然後可盡述
焉逮祿山亂天子遊幸益鮮唐末遂廢晉天福中改曰
靈泉觀以賜道士本朝因之蓋百有餘年矣府從事李

彥博始諭邑宰王注刊故宫圖於石蓋欲後人知昔之
全盛焉時元祐三年中秋日武功游景淑識

龍門洞記

蘇在廷

自蜀至京行四千餘里幾半天下山水之可喜者莫如
利三泉興自利至興行五百里幾半蜀道巖洞之可喜
者莫如龍洞自三泉西行大道不能二里又自大道南
行支徑不能百步山舒水湧無他異少焉突有若觀闕
者當其前迫而視之則洞也其深七十三步廣半之其

兩旁石壁之嵌空突怒者若耳目鼻口鱗甲跟跗甚具其下皆石為底水文其上若鋪筦簟石墮其間若設俎豆其兩巖皆瘦木翠蔓附石而生歲蕤下覆若綴纓絡木蔓之間布水十道後先交映若垂冤旒水落石底其勢跳瀉與石相鬬若濺霜雪其聲鏘鳴與洞相應若響琴筑寒峭邃幽殆非人境予不能盡名其狀蓋造物者專為是瑰詭以聳世俗天地間一尤物循洞南升石斷而山分棄奇為平有土田甚沃有竹箭檜柏松栟櫨他

卉木甚茂野人或居焉若世所謂桃花源者少西而升不能百步泉湧地中清泠滑甘委蛇東下及洞之額而落向之為布水者此也洞不知本所出相傳以為往有螭龍騰去擘巖掀麓而為此也故以云淳化中縣令錢侯泳始開為游晏之所水自洞出北合嘉陵大江深不可涉橋於洞北閣於洞下館於洞東又橋於洞南亭榭臺圃於洞西以便遊者又南而升能三里路益險山水益秀復得洞焉若重簷夏屋深不可窮有石牀甚古水

出洞中既冽且清然以道惡故絕無遊人歲大旱取湫水輒應疑龍之所家以前洞為門閭而此其堂奧也予蜀人去鄉里生長道路往來京蜀凡十數過過未嘗不遊遊未嘗不飲酒賦詩而去洞中水石草木皆若舊識雖使予自有而賞之不若是數也予同年友李侯山父為令於此予弟蒙父又為尉於此書來告曰願有記也予聞之山水之無知也以人為榮辱故峴山雖卑以叔子而顯冉溪雖秀以子厚而愚今茲洞之奇冠天下非

得奇文無以稱之且文人之過其下者相躡也而獨以
屬愚何哉嗟夫靈壁之石天下奇翫也蓋僅有巖穴處
耳徒以其近於中都故取重當世甚至一拳之微價累千金
而彌不可得其亦巧於效技也今此洞豈特百倍於靈
壁惟蒼然獨秀於遠方不效技於王公貴人之前而獨
為田夫漁父之所簡賤高人逸士之所耽翫蓋其拙有
類予者而予又與洞舊識則雖辱之以予文可也予之
拙滋甚終若洞之不可變遷當歸老於故山過洞而留

益飲酒賦詩將水石草木一一而辱之不知山靈尚許之乎



陝西通志卷九十一